

灾难当铭记 警钟当长鸣

——从报告文学的灾难叙事谈起 □王冰云 王森萍

2020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集聚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当我们在感恩着义无反顾于献身的白衣战士的时候,当我们在愤怒、恐慌、愤怒,乃至孤无助援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痛心疾首地反思:为追求新鲜奇特的美味而罔顾一切、为追求现实经济利益而大肆捕杀各种自然生物、为一味追求现世回报而漠视自然生存法则……

灾难文学的创作和书写是文学大家族中重要的母题,是人类反思灾难、与灾难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早在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何建明就曾积极投身于抗击非典第一线,独家采访了非典的亲历者,并以全景式的视角再现了北京“抗非”的原生态画面,以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争夺秒地记录了北京的“抗非”现场。2013年4月,作者又把目光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一手采访资料和亲身经历,结集出书《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以反思性的笔触提醒着世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2016年4月,作者根据天津港“8·12”大爆炸事故为题材创作了纪实文学《爆炸现场》。作者深入2015年发生的天津“8·12”大爆炸第一线进行调查采访,将灾难中的诸多真相呈现给读者,并对此重大事故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诘问。2017年10月,作者再次以一种灾难忧患意识,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医疗队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感人故事,全景再现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外医疗援助行动,并书写成纪实报告文学《死亡征战》。在这3部真实反映重大灾难的作品中,作者通过深入的事实调查和独立思考,对这些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进行了负责的真实记述,并对这些天灾人祸进行了深度反思和冷静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重大灾难题材的叙事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也是一段人类始终遭受自然和人为灾难的历史。灾难以其强大的毁灭性在对人的外界生存环境产生破坏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人类在与灾难搏斗的过程中对自然平衡和生命伦理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并时刻关注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灾难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大到国际关系、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领域,小到生活习惯、处事观念,根据成因大致上可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因此,在人们出于对各自灾难的理解与记忆中,对叙事方式和切入点是有选择性的。不同灾难事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不同的文体对于灾难题材的书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灾难的成因上也存在差异性。

面对灾难,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了记录书写、反思的义务。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在记录、反思灾难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灾难的多维化叙述,文学再度成为作家真实再现、反思灾难的重要途径。

然而相对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报告文学以其求真务实的文体特征,呈现其他文体所无法取代的文本意义和审美功能。灾难报告文学便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记录、再现重大灾难性事件,并以记录人类灾后生存状况为已任的重要作品类型。何建明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优势,在记录书写灾难的基础上,既能还原灾难现场的真实场面,又能联系生命伦理,反映时代精神面貌,形成广阔的创作视野、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史诗品格。在思考灾难题材现实性意义的同时,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现实和灾难的强大的忧患意识。

多元化的灾难叙事策略

报告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重现客观现实的发展,作家采用不同的聚焦点了解和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所叙事件也反映了作家对社会的一定认识,以此表现报告文学对于



灾难叙事的策略化和伦理性。

叙事者可以从任意角度来观察所叙事物,无所不知又无所不晓,掌握文本的一切情况,并且可以深切体会人物的内心状态,这是一种全知的叙事模式。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中围绕着灾难叙事的观察点、立足点,以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多样方式再现灾难现场,展现了全景式呈现的叙事能力,也体现了作家丰富的思想阅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北京保卫战》中,何建明以全知视角清楚地告诉读者非典袭击北京的事件背景,在灾难发生前期国人对“非典”的忽视与大意,以及广东、香港两地疫情的严重形势。《爆炸现场》开头即讲述了一个三口之家因为大爆炸而彻底破碎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灾难事件的悲剧效果,也为下文灾难现场的悲惨呈现起到了铺垫作用。《征战埃博拉》中,作者开篇就以全知者的叙事视角分别展示了中国政府、中国驻几内亚医务人员、几内亚政府及人民面对疫情的心理和行动,讲述了非洲暴发疫情的背景,进而深入到援非抗击埃博拉的相关事件中,客观展示了灾难的全面发展。

全知视角着重于灾难的发展过程,而限知视角则侧重于灾难中人物的思想意识活动。何建明为了将灾难现场真实呈现给读者,大多将自己的叙事视角聚焦于特定人物身上,以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边界进行叙述。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叙述中,又分为三类。一种是通过某个特定人物的聚焦点观察灾难现场。《爆炸现场》通过对叙事者的聚焦观察,可以看到距爆炸现场约3里路的消防中队营房内,被掀翻的天花板、变形的钢窗框、满床的玻璃渣和碎石块、断裂的钢窗条。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采访,从受访者的叙述中了解到与消防队相邻的瑞海公司的信息、爆炸核心区的跃进派出所、爆炸期间的具体出警命令单、爆炸现场的“珍贵对话”等。第二种是根据不同人物的叙述呈现文本人物的多面性。例如在写到天津大爆炸中重度烧伤的消防员张超方时,通过多个叙述者分别呈现了朋友眼中坚强乐观、积极向上的张超方,母亲眼中孝顺优秀的张超方,战友眼中危急时刻敢于冲锋陷阵的张超方。还有一种是以不同人物的聚焦点来叙述同一件事。以叙述爆炸事件为例,何建明通过幸存消防队员、居民、司机等的讲述,以多样视角呈现爆炸事故中的灾难

现场、消防人员的救援情况、遇难者的悲惨状况。通过这样多元化的叙事策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展示出了灾难故事的戏剧张力,给未曾遭遇灾难的读者带来了真实感知和多维感受。

多维灾难叙事的警示意义

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现实社会生活,文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灾难作为人类社会频发的现象,以其偶发性和巨大的毁灭性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作家在进行灾难题材的创作时,不仅要记录人们在灾难中的悲惨境遇,关注灾难之后人们的精神创伤,更要深刻反思灾难成因和灾难所应带给人们的自省与警示。何建明的灾难主题报告文学真实记录了当代社会的3次重大灾难,揭露了其爆发的真实原因,挖掘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立足于真实客观的现实文学,也是面向未来的反思文学。

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中的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繁杂琐碎的信息。在浏览这些海量的新闻标题时,即使是社会重大灾难事件,人们有时难免也会麻木无感、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读者更容易进入作家的写作世界,通过其作品对现实的再现来与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产生共鸣。何建明通过对3次灾难的叙述,使读者深刻理解了灾难,并真切感受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进而增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珍惜。在灾难作品中,何建明习惯以问题的形式开头,紧接着以问题为线索展开文本创作。这些问题不仅起到开篇点题的作用,更具体表现了作家的问题意识。何建明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深度挖掘灾难事件的发展历程,凸显人们对灾后的关注及反思,呈现出一定的现实价值意义。通过书写和分析这些失衡现象,作者警醒人们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审视,对灾难教训的深刻反思。因此,读者通过阅读其灾难报告文学,不仅可以真实客观地认识灾难,增强应对灾难的科学知识,还能了解到灾难爆发的真实成因,增强防范意识,并对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警醒。正如作者在《北京保卫战》中所呼吁的那样:“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是最宝贵的,把它记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第一阅读

2018年秋季的一天,当胡燕怀在电脑键盘上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在欣喜之余,又有着几许惆怅。他欣喜在有生之年完成了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冶萍三部曲》,他惆怅是因为他与那朝夕相处8年的人物告别了。三部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是《大国烟云》,以张之洞为中心人物,张之洞顶着各方压力为修建铁路而兴建汉阳铁厂为中心事件。这部书于2014年出版后,获得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随后胡燕怀又写出第二部《红顶尴尬》,中心人物是盛宣怀,以他成立汉冶萍公司为中心事件。他虽然巧妙化解难题,也曾使得中国第一家钢铁公司兴盛一时,但他最终却逃不脱体制限制所造成的个人及工业的尴尬。第二部书出版后,胡燕怀患了中风重症,放了四个心脏支架。在病情较轻、身体有所恢复之后,他又坚持写出第三部《烽火残阳》。这一部写汉冶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了一批为国为民奋斗的仁人志士的群体人物形象。

20多年前,胡燕怀就曾把他想写这部书的计划告诉了我,我知道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他写作的初心和动力来自于这部书的主题思想,他给读者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角度,告诉读者早在10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汉冶萍这样的钢铁煤民族工业企业,它对近代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它对新中国成立后钢铁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在这100多年当中,有一大批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振兴,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历经磨难,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因为历史的原因,如今的读者对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了解太少,所以胡燕怀要重新讲述这些中国故事。

胡燕怀深知要讲好这故事,就要处理好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关系。他历来主张历史小说的重点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既然是小说,那就离不开文学的虚构——在大的历史真实的文学虚构,正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他在写作中有时给历史人物虚构了想象的情节,被他称为“真人假事”,而有些历史记录下来的事情,他认为如实地放在历史人物身上,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于是就把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放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他称这种写法为“假人真事”。这些写法都很成功,所以这三部曲具备了历史性和文学性。

胡燕怀成功地讲述了他的历史故事,讲成一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史诗。

认识历史的新角度

——读《汉冶萍三部曲》有感

□李悦



古今中外的任何文学艺术家概莫如此。于是这么多传统意义上如雷贯耳的民国作家及合作者被一一推到前台,接受我们年轻作者的拷问。

此书的架构是耐人寻味的。书有四问:德国、日本还是希腊?怎么又是小说?文学的语言存在吗?作家的合作者在哪儿?鲁迅、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钱锺书、夏衍、洪深、熊佛西……均是关注对象。臧否人物,还原史实,一家之言用了平实、理性、思辨的方式娓娓道来,很具说服力。贯穿全书的这一风格,没有拖泥带水,简约明快且前后照应。“光环”别具的作家、学者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渐还原。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圣光笼罩下的“大师”,早已载入史册的“工匠”,他们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代名词和文学先驱,可几乎每人都有短板和槽点。

作家和学者的区分,其实还是很鲜明的:作家“忙于读世间这部活书”,自然不可能献身学术、不止于研究一位作家一部书,如《红楼梦》研究,产生了两万多名“红学家”。作家则不然,他们看书讲究眼光、品位,只看自己中意的,靠翻书检验书的优劣好坏,进而取舍,要有博涉四部、兼通三教的睿眼,翻一部书的任意一页,立马判断出书的优劣好坏。作者这样写道,涵盖了多少作家的生存成长之道?读者自悟领会。作家与学者的分界线不难察明。文艺的时间性,决定了它的性质。景云里究竟是文学发祥地还是根据地?见仁见智,名称不重要。文学和电影,有时是矛盾的统一体。追求创新的同时,不要偏废曾经的传统,它可是艺术的根源,否则就是浮躁,经不起咀嚼和时间检验。

品鉴

把心中的歌唱给读者

□李胜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本源,好的艺术作品从现实生活中来,最终还要回归到大众中去,并经受人民和时间的检验。近日,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光林《为你歌唱》歌词选,就是一部感之生活、发之真情、启人佳思、深受喜爱的文艺作品集。

《为你歌唱》由“中华泰山”、“生命的歌”、“千年浩歌”、“亲情永恒”、“江山如画”、“高原放歌”六个专辑组成,收入歌词160首(组),其中《生命的歌》“忘不了我的草原”《家乡的草原》等作品曾多次获省部级奖项。《歌声飘过草原》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民歌榜”节目主题歌,大型交响合唱《草原颂》获国家电视文艺“星光奖”,《祝福草原》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春音乐会上演唱。陈光林的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极具思想性、艺术性。词作多以意境见长,或以景表意,或以意传情,或以拟物作境象,意境抒真情,无论是哪一种,都写得别致生动,又赋予感情,看是记录,实则抒情。如在《那一片芦花》中:那一片望不尽的芦花,像天上飘落的银纱。/扎根在贫瘠的土地,昂昂着生命的芳华。/那是一片望不尽的芦花,像圣洁的精灵飘洒。/风吹如雪自摇曳,舞动雪浪连天涯。词家用景会意,以意设境,写出了心中的大爱、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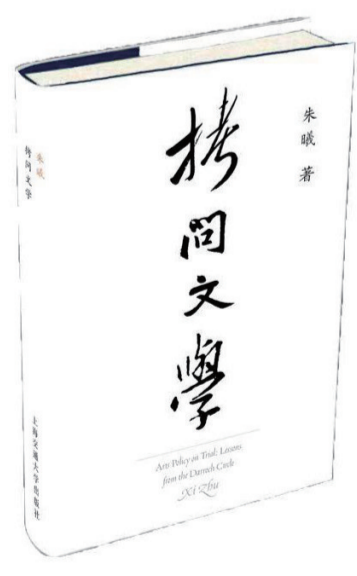
陈光林不仅是一位词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诗人,歌词、诗歌创作数量都很可观,且作品质量普遍较高。作曲家赵季平、吕远、乌兰托嘎等曾为他的歌词谱曲;歌唱家德德玛、关牧

村、阎维文等都曾演唱他填词的歌曲。陈光林把感恩祖国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作为文艺创作的题材和对象,在歌词集中,爱国爱家爱可敬的人占了其创作大部分,他认为,心中的歌应和生活、大时代相吻合,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更应该成为表现时代的某种烙印,成为时代的号角,讴歌时代,启迪他人。同时,他的歌词追求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热爱,美好的过往永远照亮着他积极向上的心灵,把真情传达给读者。如《唱祖国》《祖国恩重天高》《仰望五星红旗》《扬帆远航》《人民至上》《落地生根》《泥土的芳香》《向你致敬》等作品,语言虽简朴,情感却昂扬,直抒胸臆,传达出作者的大爱情怀。

歌是心灵最美好的表现,陈光林在自然山水到人文山水的交流对话中,获得诸多启示和感悟,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更富有机敏的艺术个性,他的词作大都从自然美、生活美、生命美视角颂扬和歌唱,把一颗滚烫滴满深情的词呈现给读者,是理性和感性合二为一的心灵之作。如《山菊花》一词:“大山里的山菊花,金灿灿摇曳着山的神话,山梁养育了枝干挺拔,山泉滋润了烂漫年华。/……/山菊花,山菊花,植根大山的山菊花;山菊花,山菊花,相伴日月的山菊花。/金秋秋歌满山崖,大山里的山菊花。”作者切身感受到那些奋斗在大山里的基层党员、教师、医生等个体的无私担当,那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的可亲可敬,有感而发。词作在爱情感的激赏中铸

就,语言自然传神,清静洁雅,犹如碧空中飘来的洁白云朵,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在《菊花恋》中:“碧云天,菊花黄,花开摇秋风,金黄醉秋香。/傲秋寒,菊花香,菊香传秋韵,香透满天霜。/菊花黄,菊花香。/一曲菊花恋,只为你守望。”作品语言精妙、意境高远、情中带趣、诗意昂扬。诗韵的精练融进歌词的创作里,使作品言简意赅的同时又拓展了歌词的品质和宽度。又如歌词《阿妈的泪》:“小时候,我看见阿妈的泪,那是我我不能跨上马背。/阿妈眼里含着殷殷的期待,盼我快快长大成人。/成人时,我看见阿妈的泪,那是我回到阿妈身边。/阿妈眼里含着心中的欣慰,儿身再高也在您膝下跪。/啊,阿妈,每当我想起阿妈的泪,我,我,我,就流淌母爱的抚慰。/啊,阿妈,每当我想起阿妈的泪,在我心中就映出太阳的光辉。”读来犹如寒夜里一处温暖的篝火,照射出人性善良的澄明与纯净,极具情感穿透力,其思想主题和精神导向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陈光林一直以特有的沉静,朴素地追寻着一种积淀深厚且具文化特质的创作,这种长久的思考及探索是他词作频频发异彩的前提,在生活打磨中透出的沉思,几十年来的生命体验和区域文化融汇贯通,使他的歌词弥散着净雅幽香。如今,年过70的陈光林先生依然在艺术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创作着,他的痴迷、执著、勤奋、刻苦,造就了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成绩之隆,不能不令人叹服。



独具风格的《拷问文学》

□江妙春

现在博览群书、潜心学问、跨界研究的年轻作者有,但善于表达、以独特思维和个性化方式传递思想、且让人饶有趣味阅读的作者就少见了。读着《拷问文学》一书,被书中穿云破雾、跨越时空的叙述方式吸引。书中所讲的人或事,曾经那样地在人们意识里固化、盘桓,现在读到这些新意识出的观点,自然涌出好奇和新鲜感来。

作者朱熹,估计在多个学科领域深造潜心过。他以独到视角,探幽察微地选取虹口景云里这个文学发祥地场景,钩沉往事,拂去烟尘,剥茧抽丝,让一段段尘封经年的碎片,得以露出微光,精准还原。至少作者努力描述的字里行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气息。作者涉猎的文学,在许多人特别是关注的学者眼里,只是在丰收土地上拾获稻穗的营生,不用那么神圣和聚光,